周濂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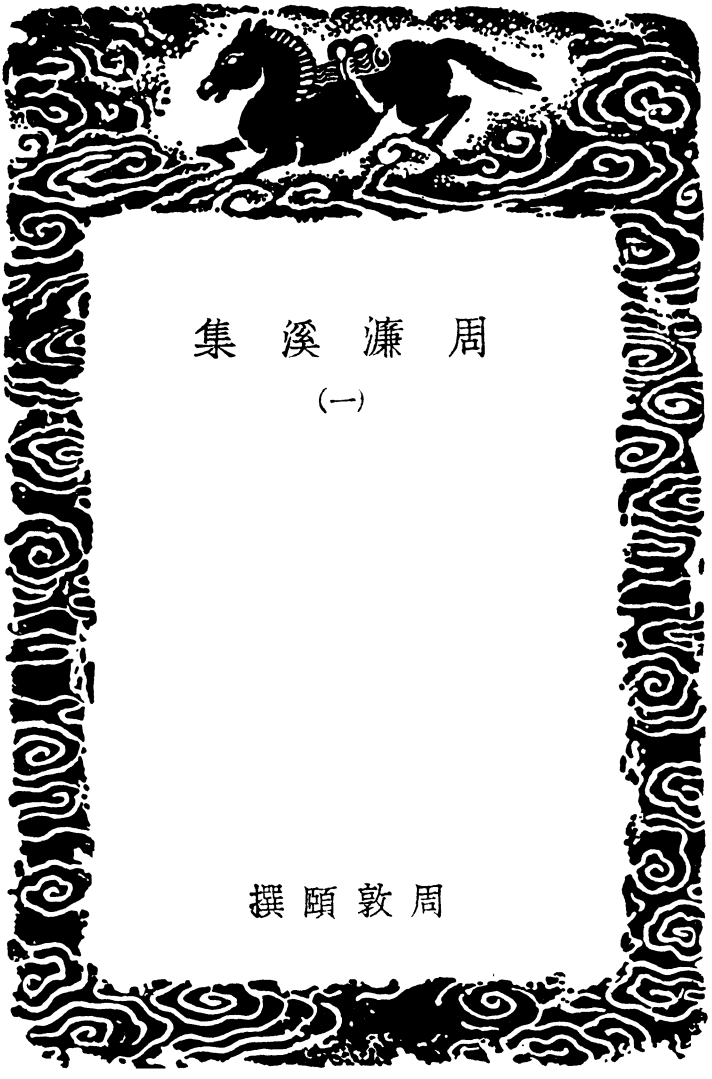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周濂溪集

(一)

周敦頤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予總角時初就塾師先君子爲予言曰周程張朱孔孟之正傳也子其勉旃予已心焉識之迨後從事舉業而周程張朱之言僅從性理及近思錄中領略大意尙未獲盡覩全書每時時思購之而不可得甲戌歲予官中垣居京師乃於報國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獲至寶手不釋卷者累日欲重梓以廣其傳而繼以效力河工及歷任山左江左公事匆忙未遑遽及丁亥春恭膺簡命叨撫九閩閩固朱夫子之鄉也公餘與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學搜羅前賢遺書以及先儒文集凡足以發明孔孟之理者悉取而重訂之因思聖學之失傳也自孟子而後大道不明卽以韓昌黎之才之識猶不免孔墨並稱況其下焉者乎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師授默契道體上以接鄒魯之傳而下以啓洛閩之緒於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形生神發之理推極奧蘊且其言誠言幾言性安言復執直揭日月而昭雲漢以故二程傳其學朱子闡其說字剖句晰無微不彰日與陸氏弟昆反覆辨難不厭煩瀆焉此其服膺先生當何如雖然先生之所以融徹於圖象之表者非徒在語言文字也蓋實所養內充春風和氣隨時發見故當其出則政事精絕宦業過人當其處則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山谷黃氏稱其短於取名薄於傲福非於奉身陋於希世勉齋又言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先生眞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則夫後之人匪但讀其書已也不更當緬想其爲人哉今者性理近思錄二書以先生開其先當已家傳而人誦矣第先生全書不敢私之什

襲且恐其歷久而或至湮沒急爲訂訛編次付之剞劂以公同好俾學者知其緒餘一根理奧則太極一書雖廣大精微要其陽變陰合誠通誠復之理皆得由考亭以溯伊洛由伊洛以溯濂溪藉此以表章孔孟之傳於不墮庶無負先君子庭訓意也是予之願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臘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周濂溪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
太極圖說
朱子圖解
朱子太極圖說解附辨
卷之二
諸儒太極論辨
卷之三
語類附見
卷之四
諸儒太極發明
卷之五
通書一

語類附見
卷之六
通書二
語類附見
卷之七
諸儒通書論序
卷之八
遺文幷詩諸儒記詩跋附錄
卷之九
遺事朱張語錄附見
諸賢贈送唱酬附錄
諸賢懷仰紀述附錄
卷之十
年譜序本傳墓誌銘事狀附錄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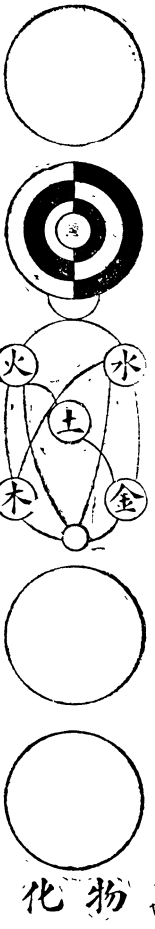
諸記序銘附錄
卷之十二
諸記幷祭祝諸文附錄
卷之十三
歷代褒典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輯　受業諸子參校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瀟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圖解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之所以能動靜者理爲之宰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離器。道不即器。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之道。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道是道。器是器。已上三句要離合看之方得分明。◎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即是第一層之太極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秋陰初冬、陰盛。故居右。北方之地。㊋陽盛、春陽初夏陽盛。故居左。南方之地。㊍陽稜、陽初故稜。故次火。東方之地。㊎陰稜、陰初故稜。故次水。西方之地。㊐沖氣、四沖之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

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極。陰陽共一中極。然五行之極。亦即陰陽之極。非五行有餘。而陰陽不足也。陰陽一太極。精麤本末。無彼此也。精爲太極。麤謂陰陽理本也。氣、末也。然雖有精麤本末之別。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形上之道。本無方所名狀之可言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太極無乎不在。物物皆具。故不待假借。理與氣渾融妙合。然後能化生萬物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得天地自然之氣以生。曰氣化。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則自相交感而生。曰形化。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得太極陰靜之氣。神、之發也。動之氣。五性之德也。得太極五行之理。善惡男女之分也。陽善陰惡。萬事萬物之象也。人能化生萬物化裁萬事。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氣質不齊。德性駁雜。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悔自吉而向凶。吝自吉而趨凶。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聖人乃天地開氣所生。最得二氣五行之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此其所以特異乎衆人也。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衆人具動靜之理。聖人全動靜之德。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順陰陽。合天理。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衆人之性。氣質偏雜。所以動而紛綸交錯。不勝其咎。聖人之性。純一。所以靜而滿然感通萬事。無有窒礙。蓋中也。仁、仁屬木。感也。流行之候。仁禮亦人心生機。潔著之理。乃感之事也。中、即禮、仁屬木。於時爲春。火禮於時爲夏。乃造化發育之盛。義、正即智、義屬金。於時爲秋。水智於時爲冬。乃造化斂收藏之候。義智亦人心節制。包溝之理。乃寂之事也。所謂也。動之理。○之用所以行也。爲用。正也、屬水。寂也、金。冬。秋冬。乃造化斂收藏之候。義智亦人心節制。包溝之理。乃寂之事也。所謂也。靜之理。○之體所以立也。爲體。中正仁義。渾然全體。正義雖屬靜。體。仁雖屬動。用。收斂。順乎陰。然四者皆性之德。渾然在中。聖人全體之事也。而靜者常爲主焉。衆人緣情欲而害性。故多失之動。聖人存未發之中。爲已發之和。故常主於靜。則人○於是乎立。道

之謂教。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非二五妙合而成。聖人全乎太極之體用。則宇宙之間。孰得而違說。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正是此道理。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此學知利行以下之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此所以脩之而得吉也。小人之放辟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感物欲動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無極而太極。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太極本無極。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萬理不出陰陽之外。一理。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太極不出陰陽之外。

朱子太極圖說解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是解太極二字。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有無合一之謂道。

朱子曰。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無極而太極。正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更在目前。而亙古亙今。擲撲不破。蒼蒼者上天。理在載字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雙峯饒氏曰。天地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爲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通書首言。以明太極之實理。故朱子引之。陰陽、氣也。其理卽所謂道。誠卽實理之謂。實理發出。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實理內藏。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極而靜四句。乃指陰陽之流行者而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動而生陽四句。乃指陰陽之定位者而言。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自然之理。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搭於氣而行。太極、形而上之道也。理不可見。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氣有可循。已上四段是分說理氣。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言就陰陽上看。則動靜不同時。此句言流行之不同。陰陽不同位。此句言定位之不同。而太極無不在焉。可見道之顯微而無間也。自其微者而觀之。言就太極上看。則沖穆無朕。無聲臭之可言。而動

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可見道之體用一原也。上二段是合說理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一陰一陽。其始無端。故不見其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一動一靜。其卒無終。故不見其離。已上二段是說循環不已之道。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引此以明道之無窮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事物。動靜陰陽、皆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太極動而生陽。不是動後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是循環生去。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眞有二物相對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也。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此處若不有繼善之道。便都息了。如何來年會生。蓋貞復生元。故能無窮如此。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爲先。陰爲後。陽爲始。陰爲終。猶一歲以正月爲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爲一段。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待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陰陽作一箇看亦得。作兩箇看亦得。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挂搭處。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問形而上者理也。如何不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攔截得

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卽事卽物。方可見此理。所以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要人就實處究竟。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理雖小、是形而上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亦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北溪陳氏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如此。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頂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麤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承上文而言.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以得陰靜以爲質而氣行於天者也.得陽動以爲氣.以質而語其生之序.生謂始生、非相生之生.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天一、木、天三、陽也.火、地二、金、地四、陰也.此以天地奇耦而分陰陽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行謂運行.即五行自相生之謂也.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五氣順布之序也.而木、春旺、火、夏旺、陽也.金、秋旺、水、冬旺、陰也.此以四時生旺而分陰陽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此以氣質清濁而言陰陽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此以動靜而言陰陽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體無定屬.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不外乎氣.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不離一理.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陰陽五行總包括於一太極之中.復分而爲二.爲五.陰陽共一太極.不爲虧欠.五行各具一極.非有間隔也.

朱子曰.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陰陽五行、七者衰合.便是生物底材料.問.陽何言變.陰何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濁重.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太極只是一箇理.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

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卽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承上文而言。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釋上三句。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釋下二句。蓋五行異質。始生四時異氣。運行。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定位。動靜異時。流行。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無極。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性卽太極。自其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而言。謂之太極。自其在人物稟受而言。則謂之性。天地生物。凡有物必有則。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此性字帶氣質上說。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在氣質上看。難有各偏。一性而實具此全體之理。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此性字則專指理而言也。

朱子曰。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問五行之生。各一其

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卽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卻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南軒張氏曰。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縕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

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通承上文而言。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物始生未有種類不得不受天地之醇氣而自然化生者也男女猶曰牝牡雌雄之類蓋通人物而言之也氣聚成形既已氣化而成形矣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人物既有種類之後則自以形氣交感而相生默受化育之理所以生生遂無窮盡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氣化中事形化中事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共一天命之性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人人物物各具有天命之性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統體太極而性無不在者各具太極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前言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已見性之無不在至此成男成女化生萬物尤可以見性之全也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包天地之外以證統體太極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以證各具太極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卻不言太極何也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體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卻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後

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若當初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

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既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然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形生於陰。應圖陰靜。神發於陽。應圖陽動。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應圖五行。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應圖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應圖萬物化生。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總承本節之意。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此皆自氣質習見上做病得來。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禽獸具形而不能通理。人若不識義理。則便與禽獸無異矣。

朱子曰。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麤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麤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直端正。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衮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不肖。　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

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幷與其知覺而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　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此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

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曰。陽善陰惡。周易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箇道理。隨在人如何看。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眞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卻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

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只栖栖爲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天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亦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義理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

氣來衝拗來。如泉脈出來甚清。卻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中卽禮、屬動。其處之也正。正卽智、屬靜。其發之也仁。屬動。其裁之也義。屬靜。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全體大用。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主靜二字。以理而言。聖人無欲。則心自靜。不是聖人專意要去主靜。所以圖解中說而靜者常爲主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循環均一。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有序。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陰陽動靜之理而已矣。一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靜體而動用。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引程子之言。以再申主靜之說。

朱子曰。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爲而與天爲一。聖人表裏精麤無不昭徹。其形體雖是人。只是一團天理。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卻說仁義中正。中正卽

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　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　中正仁義這四箇事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卻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卻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　中正仁義言生之

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爲靜。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事物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卻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底意思。然施行卻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脩道之教乎。脩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卽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致之功也。所謂主靜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裁。一裁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註云。無欲故靜。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是如何得靜。且看孟子言夜氣一章。所存底甚麼。從此用功。便能到得聖人主靜田地。凡於日用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

西山眞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

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詎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閒收斂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凝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春陽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祕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未至此而脩之。（戒愼恐懼。便是脩底工夫。）君子之所以吉也。（合乎太極。）不知此而悖之。（放僻邪侈。便是悖底情狀。）小人之所以凶也。（逆乎天理。）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一念之敬。天理由之以存。一念之肆。天理由之以滅。可不畏哉。敬則欲寡而理明。（天理人欲。每相爲消長。人欲上多了一分。天理上便刼去一分。人欲上減了一分。天理上亦就明了一分。）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而聖可學矣。（世人之不肯學聖者。由於不能捨欲故耳。）

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原。用力處卻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小而言之。饑渴飲食。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事物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得。所以聖賢一日二日萬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他不住。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可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問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塡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阻。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

西山眞氏曰。周子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爲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是靜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云。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云。爲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又云。靜者養動之根。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

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爲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爲。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箇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酬應。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原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的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

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陰陽成象。（陰陽以氣言。在天曰陰陽。故曰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在地曰剛柔。剛柔以形言。故曰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仁義以理言。）人道之所以立也。（在人曰仁義。天地無陰陽剛柔。則無以成其天地之道。人無仁義。何可以爲人乎。）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曰成德。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吾道一以貫之。正是理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無極而太極。）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太極本無極。）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楊子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柔陰。義當屬陽剛。曰。仁之定體、自是屬陽。義之定體、自是屬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卻剛。但看萬物發生

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卻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楊子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　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統體原作體統論之仁卻是體義卻是用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　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　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得知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卻摺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　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

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無陰陽剛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於一日。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已。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能求之六經而得。但亦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　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亙古亙今擴撐不破者也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所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　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如此精密　太極圖某不分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附辨

愚既爲此說讀書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原作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麤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

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易。陰之靜也。以此辯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謂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極哉。若夫所謂體用一原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閒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閒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麤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原作體統。）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原作體統）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渾成。條理精密而疏暢。讀者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紛紛之說矣。

西山眞氏曰。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祕。已洞然無疑矣。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十年之功。沈潛反復。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其謂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

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熹謹書。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之心云。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諸儒太極論辨

延平師生問答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切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衰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晦庵答陸子美書

梭山陸九韶書云。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掖。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爲扶掖。恐終爲病根。貽憾後學。

答云。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亙古亙今。擷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所可疑者。乃在此不在彼也。

梭山又書云。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於上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答云。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復。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

晦庵答陸子靜書

象山陸九淵第一書云。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是其學未成時所作。

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中曰一則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是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尊兄鄉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云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氏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

晦庵答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縕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四方八面合揍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

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明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形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又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

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爲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字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象山第二書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九淵竊謂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

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蠢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紬古書爲不足信。而徵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泄得多少。

晦庵答書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止其言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謂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止豈可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止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止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義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同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亦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民皆得粒食莫匪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乃爲明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旣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

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孰爲昧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夫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皆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止大率類此。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來書云。大傳、洪範、詩、禮、爾雅、與太極圖說孰古。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止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止前又云。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哉。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有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遠慮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

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來書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止不知漏泄得多少。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個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擴撐不破者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程端蒙與象山書

夫太極之理妙矣。實萬化之根柢、而此理之本原也。夫天下萬事萬物。行於有形之中。非有爲之本者。則亦安能亙古今而不息哉。天理而不本於是理。則造化之功有窮。人生而不得於是理。卽人道之大不立。至於一事之細。一物之微。苟不能得是理焉。則亦何能屈伸往來、闔闢聚散於百千萬變之中。而不自已哉。然斯理也。無聲之可聞。無臭之可接。搏之而不得。舉之而不勝。非有形體物象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焉。蓋聞太極乃無形之理。而非有形之物。其意混然。非以無極太極爲兩物相對而言也。大易雖不言無極。而曰神無方。易無體。中庸雖不言無極。而曰無聲無臭。周子之意亦猶是耳。閣下又謂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太極、理也。陰陽則氣也。氣固不離乎理。而遂指氣爲理則不可。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非道。而所以陰陽者道也。今閣下又謂自有大傳至今

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以閣下之言觀之。謂周子於太極上復加無極。則是謂太極之上復有無極。而無極自爲一物。太極又自爲一物。其爲錯認大矣。大抵閣下之學。用力於存想。馳心於空妙。乃禪者之餘習。而不知天地之間。只是一箇實理。該貫動靜。通徹內外。舉理而不遺物。存體而必及用。乃古今相傳之正學。而非若異端之爲也。

晦庵答胡廣仲書

胡廣仲云。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有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朱子答云。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獨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舉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

晦庵答楊子直書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旣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靜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函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晦庵答廖子晦書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

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晦庵答黃直卿書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顚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此下註見通書問答。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刊國史所紀草頭木腳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三

朱子語類附見

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答輔廣問。）

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答葉賀孫問。）

或問太極圖之說。先生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衰說。（黃義剛錄。）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曾祖道。）

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卽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舉太極圖說云。此便是這箇物事。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箇周到底是甚。（林孫。）

鄭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先生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蔣兄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

龔益瘖錄。

有問太極者。先生云。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廖謙錄。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萬人傑。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湯泳。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廖謙。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徐寓。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董銖。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先生曰。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答葉賀孫。

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榦。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卻略少歇也。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葉。

某嘗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在陽。未動時又屬陰了。李方子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大小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亙古亙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葉賀孫

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常有異。答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爲一。一實萬分。又將如何說。曰。只是這一箇。只是氣質不同。甘節

上一圈卽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引教長一畫。並湯泳

問。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林子玉

問。木陰稟。故次火。金陰稟。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林子玉

問。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曰。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林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卻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葉

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徐寓）

○無極而太極（閒見總說）

林黃中曰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李閎祖錄）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卻不知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林孫）（又黃義剛錄云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

問沖漠無朕章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林）

問先生之意莫止是以無極太極爲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　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出方見得（徐寓）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卻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爲幻妄（甘節）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

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擧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答王子合書。）

問。無極之眞。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眞。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徐寓錄。）

葉賀孫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先生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賀孫云。有字便是太字地位。先生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賀孫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

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像說。曰。雖無形。卻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似兩物。（林夔孫。）

○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

問。太極圖曰無極。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闔闢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知太極、理也。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

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又何關於氣乎。答鄭子上。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廖德明。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諸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廖

或問理先而氣後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黃義剛。

太極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林夔孫。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時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靜不能流行則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

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龔益卿錄)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林恪錄)

問。以未發爲太極。曰。未發者、太極之靜也。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又問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曰。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卽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邪。(答呂子約)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答何叔京)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動卽太極之用也。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徐寓)

喚做一氣固是。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便見周先生所以說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是說那箇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卻只是一氣。(曼淵)

余國秀說太極先生曰。公說太極是箇物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卽是靜。未靜又卽是動。伊川云。動靜無端。葉賀孫錄。

問繼善成性。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易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廖子晦。

問太極圖第二章解義。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止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眞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係於陽。以正性命爲係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喩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廖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太極說。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獨定位耳。答林子玉。

問程子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皆是感通之理。陳器之。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如何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蓋錄)

問.(同前)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先生曰然.(葉賀孫)又云.先生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蔡季通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直卿云賀孫錄)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是.(黃義剛)周旋子.踏著動底.機便挑撥那動底.(黃義剛)

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箇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卽今箇動.斬截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葉賀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開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常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多則何以爲元.就此看又自有先後也.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書)

○陽變陰合。止　四時行焉。開見圖解。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廖德明。

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爲陽。葉賀孫。

周元興問。子在川上章。下註云。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董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先生應。甘節錄。

曼兄亞夫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云。兩儀卽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龔益卿錄。

○五行一陰陽。止　各一其性。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詳見總論。答楊子玉。

五行一陰陽也。止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林夔孫。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沈僩。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出來。沈僩。

蔓兄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氣五行。卻是子在母內。先生云。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甄益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嚴時亨。

問。聖賢說性。有指義理而言者。有指氣稟而言者。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理而言。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此但可見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如何便見得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否。

曰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嚴時亨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答甘節書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甘節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劄了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性又在濁氣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甘節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順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無極之眞止變化無窮焉閒見圖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葉賀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物者。形也。所謂則者。性也。答黃道大書。

氣則爲水火金木。理則爲仁義禮智。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合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只看太極圖某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答劉叔文。

○惟人也。止萬事出矣。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僩。金去僞。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善惡。理卻皆善。皆善二字又記是無惡甘節。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而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

語、亦此意也。張敬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止合其吉凶。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廖德明又云。聖人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又云。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廖

問。同前。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矣。石子重。

問。同前。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葉賀孫。

問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卽仁、亨卽中、利卽義、貞卽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辭。蓋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言語底意思。金去僞。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

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太極說。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薄厚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輔廣。

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衰衰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自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閒底動靜。林夔孫。

大凡人須是沈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葉賀孫。

李守約問云閎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非吾儒之所宜乃出於老氏之說曰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堵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如此易其言耳。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葉賀孫。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

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矣。無非禮之禮。則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尙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董銖）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李閎祖）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臆說也。（答袁機仲書）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的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沈僩）

先生答董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輔廣）

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卽是禮智。（答程允夫）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周子太極之書。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

答慶子晦。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四

諸儒太極發明

陳北溪太極字義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黃勉齋中庸太極體用說

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子思子所以必言夫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之學。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

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聖賢之道。又安有異指哉。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知化育。立大本。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自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屬乎人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而爲二矣。又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

書晦庵太極圖解後　　度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

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矣。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晩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游。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遺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傅之書蕩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遺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遺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辨。究極其

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嘉定六年二月丁卯。門人度正謹書。

薛文清讀書錄論太極圖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乎。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

太極圖、遠而上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者歟蓋指貞元間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亦卽康節所謂貞元間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太極非有離乎陰陽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然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理氣相合而無間也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麤本末之間則理氣不相離可見矣

太極陰陽五行四時男女萬物渾然一理而無間隔一以貫之

太極十箇○總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外無太極也

太極圖上一○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卽在下餘○之中所謂精麤本末無彼此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天命之流行也

太極動靜、循環無端、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太極既無聲無臭、而又可圖之乎、當默識於圖之表、
卽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原也、卽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微顯無閒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查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卽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之太極、卽無極而太極、太極雖不雜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太極第二圈◎、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包無極而太極、下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

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以朱子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人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未嘗分也。正如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見矣。

太極、卽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各具者所以受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太極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卽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博。

心所具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只於身心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便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脩之者賢。

太極卽是仁義中正。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之各具一太極也。

太極解末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悖之皆指中正仁義而言。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卽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卽包涵無窮之理也。

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耳。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指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眞說夢耳。

理旣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哉。周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理於圖象之表而後可。苟只於圖中著意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二程以當時無可愛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於朱子。旣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